第六章：华灯初上

年岁将至，京城里早早地就挂起了灯笼，百姓都在为以辞旧迎新的年节做准备，大街小巷里热闹非凡，花灯和焰火的摊子前排着长队，有一些等不及的小孩已经开始玩起了爆竹，然后被大人训斥后被安排去排更长的糕点铺子的队伍。

当阿皖从人挤人的糕点铺子里高举着着两包点心出来的时候，瑾安刚和桃金娘挑完给王府下人的新年礼物，休屠王府除了年钱以外，多发一个月的月例，同时年轻的侍女们每人多一份桃李绒花簪，护卫小厮们则是多了一块同心玉佩，上了年纪的嬷嬷们不爱这些珠玉首饰，新年礼物则是选定了一个沉甸甸的灿金福寿镯子，另给福伯买了份老人家爱吃的徐记凤梨酥，年纪大了爱吃这口但又不能多吃，只是逢年过节的桃金娘都会给他买过去，倒也没有断过。

福伯身边的药童唤作青杉，今天福伯没有让他做事，而是跟着休屠王府的采买小队一起逛，秋香把他分配给阿皖带，青杉接过自己师傅的糕点，又马不停蹄的跟着阿皖去玉匠店里取定制好的同心玉佩，礼盒加起来满满装了一驾马车。

最终轻装简出的几个人在傍晚时分带着四驾马车浩浩荡荡的回府，司马恒烨在礼部处理完公务回府的时候远远看见排列整齐的马车队伍，还在想这是谁家的马车这么大手笔，结果一路回来发现居然走进了同一条街，是隔壁的张大人还是其他哪位大人，直到最后他与马车共同停在自家王府门口，不禁失笑。

“妾等见过王爷。”

桃金娘下马车就发现旁边被马车挡着进不去家门的自家王爷，行礼之后便吩咐王府的人卸货分发下去，听见声音的月瑾安从马车里钻出来，偏头正好撞到一个含笑的金色眼眸里，搭着司马恒烨的手从马车上蹦蹦跳跳的下来，扑到人怀里之后还要撒娇喊累。

王府下人早已见怪不怪，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进行着，明日便是腊月二十九，除了轮值的人手以外再上值一天之后就可以过半个月的年假回家探亲，而轮值的人俸禄也是平日里的三倍，所以有一些家在近郊的仆从更愿意在王府赚月例而不是回家，更多回家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嬷嬷和伯伯们，也各自从账房支出了一笔路费。

这段时间司马恒烨在和大内总管程启年一起忙新年宫宴的安排，如今天子尚未娶妻，自然不是后宫皇后来统筹，同时奉太后的旨意，本次宫宴大有给天子后宫添人的意思，所以负责宴请名单的司马恒烨就需要三边去跑，罗列搜集家室品性样貌皆佳的坤泽男子女子画像，整理成册之后需要拿给太后和皇帝审核。

在王府书房办公制册的时候还被月瑾安发现产生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误会，月瑾安认为自己夫君成亲不过半载便开始看其余坤泽男女子的画像是被厌弃了，而忙于宫宴安排的司马恒烨确实也是一回来就钻进书房，任务并不重但是架不住繁杂冗余的琐事，便也陪着她的时间少了些。所以她赌气的把要送过来的补汤都砸到了书房里，毁了小半已经做好的图，让司马恒烨的工作加重了很多，但他也没有生气，得知原因之后甚至笑出了声，一点一点给月瑾安解释不是不爱她了，不过是一份需要给皇帝提交的册子，是明珑的夫人们，不是他的夫人们，也是公务的一部分。

月瑾安本来是有些委屈，可是司马恒烨的温和让自己的委屈又无处可以发泄，会显得自己非常不懂事，只能甩袖子气呼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独自生闷气，但后来看着司马恒烨一个人深夜在书房修补重绘画像的时候又于心不忍，月瑾安自知心虚，陪着司马恒烨慢慢把一幅一幅的画像又重新绘制整理好，意外的发现自己画的并不比专业画师差，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明明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但是却可以把自己想要的样子画在纸上，她兴致勃勃的告诉夫君自己的发现，司马恒烨知道后摸了摸她的脑袋，说我家安安真聪明，把书房旁边的偏殿收拾出来，专门给月瑾安作为作画的画室。

她知道自己是失忆了，也乖乖吃药，自己在脑海中慢慢构想一个自己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大概是一个养尊处优的郡主，饱读诗书，擅长丹青，但是不喜欢内务和账目，有着太皇太后和天子的宠爱，至于其他的，等她一点一点摸索出来，慢慢把自己破碎的碎片捡起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自己。

现在她在王府门口，看着忙碌的人们，给司马恒烨说自己选了什么首饰来搭配新制的衣裙，信誓旦旦的说要在除夕当天让人移不开眼睛，司马恒烨只是揽住她，看着人在自己怀里比划的样子，甚是可爱。

按照惯例，三品以上的大臣新年携带家属去参加宫宴，她也一直在准备这次回宫的机会，她从宫里出嫁之后便没有再回去过，平日里明珑也不主动召见她，只是时不时地赐些赏赐下来，就连回门的时候只是宫里赐了礼物回来，说担心王妃的身体不好就不再来回折腾，甚至是大内主管程启年亲自来府里，也足以看出皇帝对这个妹妹的宠爱程度，甚至比皇帝同宗的王爷和公主都要高，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所以月瑾安以为自己是肯定会参加的，司马恒烨也没有拦着她，不忙的时候陪她一起选择料子，陪她慢慢挑选搭配合适的首饰，按照月瑾安的意思，锦衣坊做衣服的时候做的就是成对的一套一套，同样的料子和同样的花纹，不过一个裁制成男装司马恒烨的尺码，另一个则是女式的月瑾安尺码的袄子。

二十九日晚上，两人一致决定了参加晚宴要穿的款式，又派人检查了月瑾安特意给明珑挑选的礼物，怀着期待和兴奋沉沉睡了过去。

除夕当天，月瑾安醒来，司马恒烨已经起来去忙了，习惯性的叫秋香进来准备洗漱，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沙哑，并且浑身关节酸痛，把秋香吓了一跳，赶紧吩咐人去请司马恒烨和福伯，自己拿着帕子轻声宽慰着自家王妃：“娘娘是不是最近操持太累了，没有事情的，别担心。”

“可是我想去宫宴……这个样子就去不了了……”月瑾安吸了吸鼻子，眼眶红红的，她准备了很久，但是最近临近年关确实一直很忙，她心疼桃金娘便自己也在帮忙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但还是累倒了，失落更多一些。

司马恒烨比福伯先到，他轻轻抱住眼眶里蓄满泪水的人，为她用帕子一点一点擦掉眼泪，：“安安最近太辛苦了，今天好好休息好不好，其他的事情让桃金娘安排就好，吩咐小厨房做好吃的，夫君今天早一点回来陪安安。”

“唔……那一定要把礼物给皇姐……那个是我自己绣的荷包……本来想亲手给她的……可是……呜……”

“好，夫君答应安安一定把礼物带给陛下，安安不难过了好不好，乖，以后想进宫去玩的话夫君带你去，不差这一次好不好。”

“可是我想见诸葛家的小姐，她的画像好好看……”

“以后夫君会带安安去见她，不难过了好不好，”

“那……夫君要说话算话哦，不许骗我……”

“夫君什么时候骗过安安呢，小坏蛋。”

“才不是小坏蛋……坏夫君，那以后也要夫君陪安安穿那些衣服出去。”

“嗯，一直陪着安安，和安安穿一样的衣服。”

“那，一言为定，我们拉钩。”

“好，拉钩，真乖。”

青杉搀着福伯姗姗来迟，把脉之后便开了一个预防伤寒的方子，并且嘱咐秋香，可以炖一些雪梨汤服用，冬天还是干燥了一些，清润止咳，在福伯开药的时候，月瑾安一直呆呆地看着角落，司马恒烨不免有些担心，顺着目光看过去。

原来是青杉偷偷把一个盒子放进秋香平日会用的托盘中间，瑾安认出来是首饰店里的包装，不禁发出“咦”的声音，所有人都顺着她看过去，青杉窘迫的站在一旁，站坐也不是。

“你小子鬼鬼祟祟的站在那里作甚？莫不是偷了人秋香姑娘的东西不成？”福伯出生呵斥道。

“没、没有，王爷明鉴，师父明鉴，小人绝对没有偷秋香姑娘的东西。”青杉听到自己师傅开口便急急要跪，被瑾安温声喊住：“莫怕，本宫也只是好奇，见你往盘子里放了个盒子。”

“是，小人送给秋香姑娘的礼物。”青杉声音如同蚊呐，双手垂在腿侧，拳头握紧又放开，踌躇着。

“哦？既然是礼物，拿出来大大方方的送便是，这有何不可。”福伯捋了捋胡须，看向秋香：“秋香姑娘，你去看看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秋香也疑惑着，走过去拿起盒子打量着，正要打开的时候青杉急忙上前阻止她：“秋香姑娘，麻烦您回去一个人的时候再看可以吗？”

“出了什么事情？这般热闹。”桃金娘听说瑾安生病之后也和阿皖赶来主院，进门便看到这一幕，秋香拿着盒子纠结着要不要打开。

秋香简单的概括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听了来龙去脉之后桃金娘拿过盒子把玩着，似笑非笑地看着青杉：“青杉，你可知王府最近在查探子，你这又是偷偷送礼，又是让秋香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查看，莫不是要毒害秋香不成？”

语调平缓严肃，桃金娘眼角微挑，压迫感接踵而至，青杉险些站不住，勉勉强强的解释道：“禀侧妃、侧妃娘娘，小人并不是探子，盒子里也只是给秋香姑娘的耳坠，小人别无其他的心思，不让打开是因为……因为……”

秋香拿过之后打开盒子，是前两天上街采买的时候很喜欢的玉兔耳坠，因为时间紧急只是多看了两眼，却被跟在身后的少年注意到之后偷偷买了下来，盒子里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红霞爬上了脸颊，秋香飞快的把盒子盖住，轻咳一声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少女的心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戳中，平日伶俐的人也只能磕磕绊绊的回应一句：“谢谢青杉，我确实很喜欢。”

少年藏在心底的情愫被翻了出来，手握成了拳头，终于鼓起勇气抬头看着秋香：“秋香姐姐，我心悦你，可以追求你吗？”

秋香站在原处不知如何应答，福伯却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爽朗的笑声不绝于耳：“好小子，这可是要吓坏人家姑娘的，追求要慢慢来。”

月瑾安乐呵呵的坐在床边，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不能去宫宴的失落感被冲散了很多，她比起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去社交晚宴，更愿意去和桃金娘在王府里吃着好吃的说悄悄话去八卦青杉的事情，对福伯的嘱咐满口应下，福伯带着青杉走后还督促司马恒烨不要误了进宫的时辰。

“安安这就想让夫君走了？小没良心的。”刮了一下月瑾安的鼻子，又亲了亲那双露出狡黠和好奇的金色眼睛：“安安会不会想念夫君呢？”

“当然会想念夫君呀，所以不能喝太多酒要早点回来陪我守岁，还有烟花没有放。”伸手勾住司马恒烨的脖子，等人闭上眼睛之后，凑过去轻轻咬了口嘴角，得逞的笑意掩盖不住，又飞速的啄了一口唇峰，给人一点一点整理被弄乱的衣领。

司马恒烨离开王府时正值下午，太阳高悬，但没有多少暖意，天气算不上大好，只是惨白的日光打在地上，他穿着月瑾安挑选了很久的一袭绣青竹纹的月色长袍,外罩一件玄色飞鱼暗纹披风，头冠是掐丝高翅鎏金银冠，正中央镶嵌一颗西域特产的蓝宝石，让本就深邃的眉眼更显得气质不凡，坐上马车一路晃晃悠悠到了宫门。

面前巍峨的皇宫和儿时的记忆很像，举办宴会这种事情他年少时随着母后学习并不算难事，提前到场也只是再看一下准备有无纰漏，毕竟是长祥元年的第一场新年宴会，许多制式需要重新商酌为以后作为参考，难免繁琐了一些。

对完流程之后天色将暗，朝臣王公也慢慢到场，按照程启年的吩咐内侍们将宫灯早早地点了起来，现在与灯笼交相呼应，明明暗暗，独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斟了一杯酒，熙熙攘攘，倒也是盛世景象。

他做了今天确实有点累了，但是晚上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他看到景诚进来落座，举杯示意，甚至有点怀念和这个小家伙在边境厮杀的日子，每日惊险却也是快意恩仇，不比社交场合的虚以为蛇，但如果现在这样一人荒唐的景象可以换来边境北疆更长久的稳定与安宁，他也愿意再次去搅浑水，边疆战士埋骨，煞气冲天，却也不比这皇宫阴冷。

似乎确实皇宫没有王府里面暖和，敞开门的大殿灌着风进来，兀自想起了瑾安，现在应该和桃金娘一起三人围在暖炉边说着话吃上年夜饭了吧，既然如此，便是更加坚定了自己不让瑾安过来的想法，宫宴上的人太多了，除了诸葛家的小姐，更多的是披着人皮的豺狼野兽，虽然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豺狼野兽，就应该待在一块互相撕咬不是吗？

至于咳疾，两碗化开的雪梨枇杷膏便足矣，他连药都不忍心让她喝苦的。